

神鱼



神 鱼



改编：李 隆
绘画：水天宏
李铁生
扫描：观潮轩
制作：书 趣

【内容提要】

連 明
19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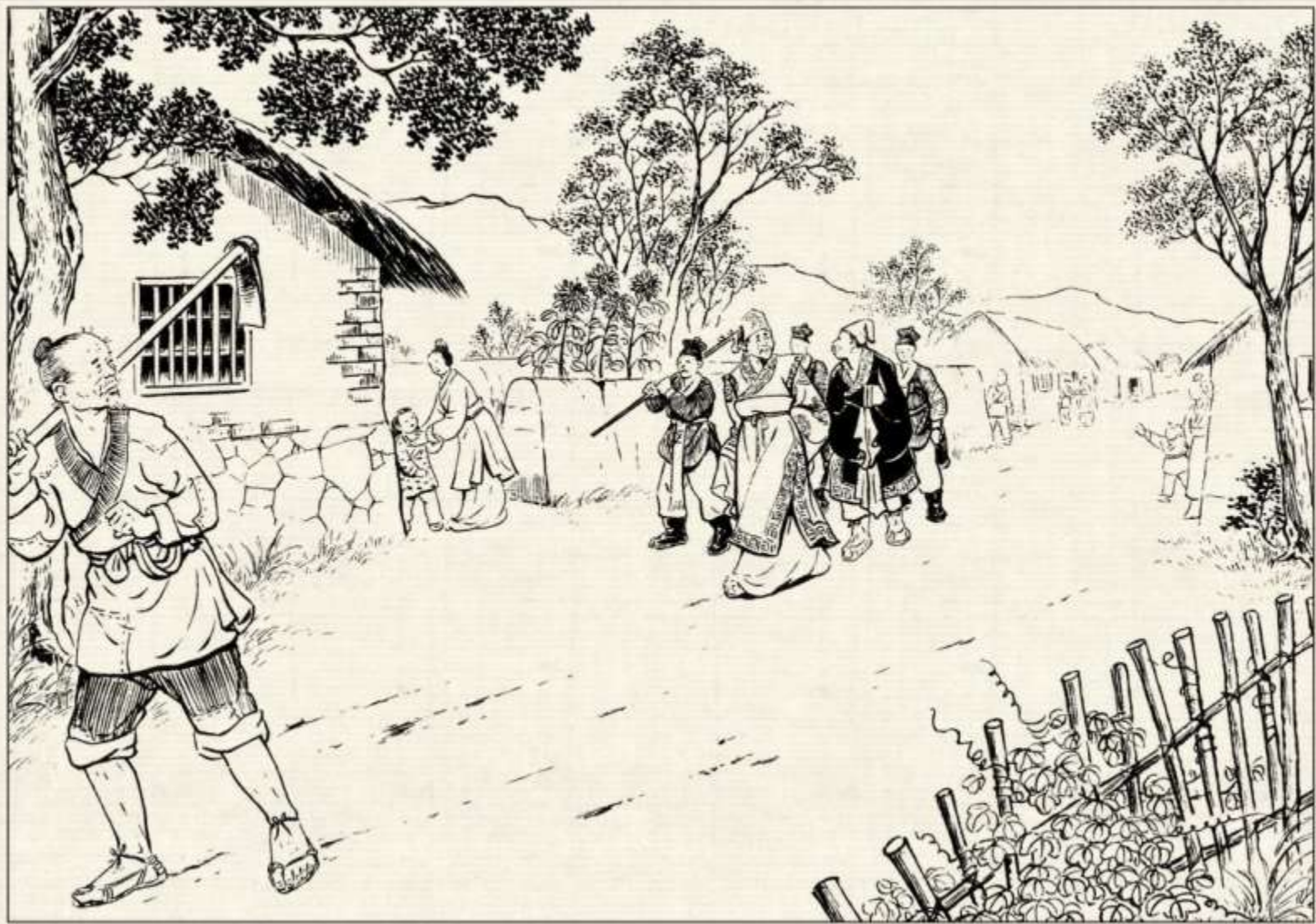
财主丁刻薄霸占了佃户的老婆，那妇人受不住财主和财主婆『母老虎』的欺压，生下女儿铁梅几年后就病死了。铁梅长大了，出落得又标致又能干。她和爱吹箫的长工田春偷偷相爱了，被丁刻薄发现，丁刻薄要抓他俩活埋，这对青年为了幸福和自由选择了跳河，变成一对神鱼，自在游曳水中。



很多年前，在一个大村庄里，住着一个姓丁的财主。他爱财如命，一天到晚总计算着从穷人头上刮油水，因此被取了个绰号，叫『丁刻薄』。



丁刻薄家有四五百亩田，雇了二十几个长工，还养着四个狗腿子，专门帮着他催租逼债，打人作恶。附近方圆几十里的庄稼人都恨透了他。



有一年，佃户姜老五为了治病，拖欠了他三斗租。他就带着狗腿子赶到姜老五家里，把姜老五的老婆抢去抵租。



姜老五打不得官司，告不得状，痛哭一顿上吊死了。丁刻薄见姜老五的老婆长得标致，就把她霸占了。



姜老五的老婆本来也不想再活。可是想到自己已经有身孕，留下一男半女，长大了也可给丈夫报仇。她就忍辱含冤地活了下来。



丁刻薄的大老婆，是出名的『母老虎』，根本就没有把姜老五的老婆当人看待，房里房外，粗活细活，一概都要她做。



不久，姜老五的老婆生了一个女儿，取名铁梅。铁梅四岁那年，她妈就让『母老虎』给折磨死了。



丁刻薄膝下只有三个女儿，大女儿金梅和二女儿银梅，是『母老虎』生的，长得都不好；只有铁梅又聪明又漂亮，就时常受姐姐们的欺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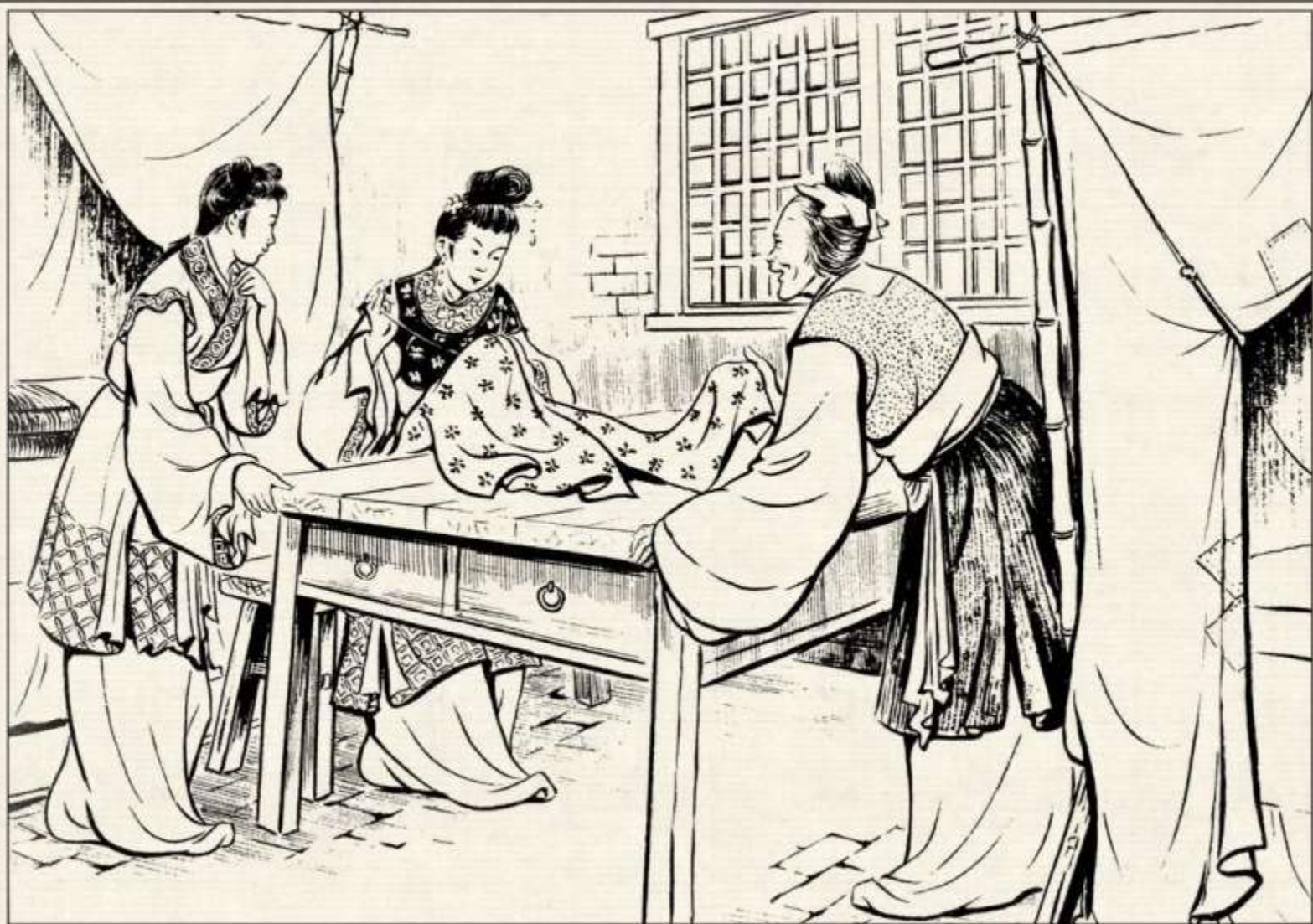
『母老虎』对铁梅最看不顺眼，常常打她骂她，说她是穷根子，不配做丁家的小姐，把她撵到佣人的房子里吃住。



铁梅长到十八岁，已经成了大人。村里村外都知道丁家有个漂亮的姑娘，像从书上下来的似的。她不但漂亮，还很能干。



除了粗活，她的细活更是出色，只要见过她针线活的，没有一个不称赞她那双巧手。



她有个爱好：心里一发闷，就要拿起剪刀剪窗花。她常常剪一个姑娘，长着一对翅膀飞上天去；或者剪一只小鸟，逃出了笼子。



有一天，丁刻薄上街闲逛，看见一个年轻人，手里拿着箫，站在那里讲话。



这人叫田春刚，无家无业，爱吹箫，财主们怕他吹箫耽误上工，都不愿雇他。丁刻薄见他年轻力壮，又贪图他不计较工钱，就把他雇下了。



第一天上工，丁刻薄拉长了脸，向春刚下规矩。春刚笑了笑，也没说什么，下田去了。

在我家干活，可不许
你吹箫，要是吹，我就把
你撵走。



到了地头，长工们可把他围住了，人家都知道他的箫吹得好，能把穷人心里的话吹出来，一定要他吹一曲让大家听听。



田春刚不敢吹，长工们就给他壮胆，叫他不要怕丁刻薄。



田春刚却不过大家的情，就从腰里抽出一支箫，放开胆吹了起来。因为他吹得实在好听，大家听出了神，连田也不种了。



田春刚上工总要吹上几回箫，耽误了不少活，丁刻薄就偷偷跑到地头来看，正好看到长工们都坐着听春刚吹箫，丁刻薄差点气死。



那天晚上，他把长工们叫到跟前，拍桌跺脚地把他们骂了一顿。最后，他要把田春刚撵走，不但不给工钱，还要扣下他的行李。



田春刚满不在乎：走就走！倒是长工们不答应，大家情愿把耽误的工补上。丁刻薄觉得没吃亏，也就答应了。

不能撵他！耽误的工我们补上就是。



丁刻薄当场交待不要春刚再下地，叫他管菜园子去。因为菜园子就在屋后，要是吹箫，丁刻薄准会听见。



有天晚上，春刚到菜地里去打更，他走出屋子，看见一轮明月，亮得白天似的，心里觉得很舒畅，像有许多话要说，却不知从哪里说起。



他想到白天干了一天活，晚上还要出来打更，丁刻薄真是不讲理。他越想越气闷，也不管丁刻薄听见，拿出箫就吹了起来。



这时，铁梅正在灯下做针线，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吹箫。她仔细听听，觉得那调子很凄惨，像哭泣似的，觉得十分奇怪。



她停了针线，推开窗子，向外一看，只见月亮地里有个年轻人，拿着箫在吹。她认识这人就是看菜园子的田春刚。



铁梅心想：这个人胆子多大呀！不是不准他吹吗？要是给前院听见，又该撵他走了。她想到这里，忙把女佣人王大妈叫醒。

大妈，你听，不是田春刚又在吹箫吗？你快去告诉他，叫他别吹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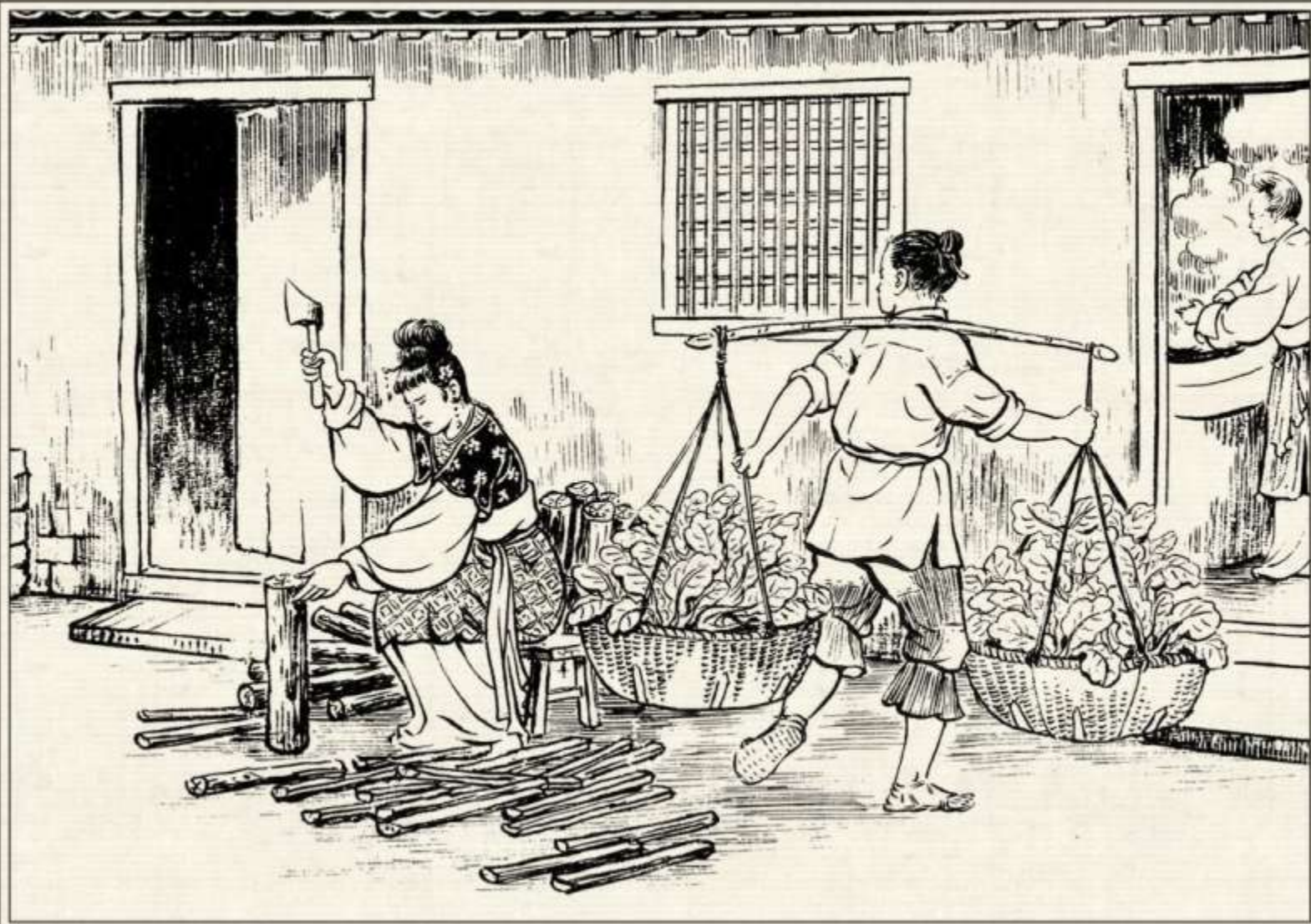
王大妈跑到菜园里，把这话告诉了田春刚。最后，她又低声说，这是三姑娘的意思。



田春刚见过铁梅几次，早知她是个聪明美丽的姑娘，哪知铁梅姑娘还有这番好心肠！他越想越对铁梅感激。



一天，春刚送菜时，看到铁梅捋着袖子，抡着斧头在厨房门口劈柴，额上汗涔涔的，非常吃力。



春刚一看，只有王大妈在旁，就鼓足勇气过去接过铁梅手中的斧头，代她劈了起来。铁梅看了他一眼，也不说话，心里却很是感激。



这样一来二去，两人就相爱了。他们时常偷偷在一块谈心，铁梅想嫁给春刚，春刚也想娶铁梅，两颗心像用线穿在一起，再也拆不开。



天气渐渐转冷了，春刚身上却还穿着破单衣。铁梅看见了，就把他的旧衣服拿去缝补。



她趁着夜静人深，把自己的棉衣拆了开来，替春刚拼拼凑凑，缝成了一件暖暖的棉袄。



第二天晚上，铁梅悄悄地开了后院门，把缝好的棉袄，给春刚送到菜园里来。



两人见了面，就坐在井旁的青石上说话，边说边叹着气。因为铁梅是笼子里的一只鸟，春刚是个穷长工，两个人怎能能够结合在一起呢！



说来也巧，这晚丁刻薄睡了下去，忽然肚子发痛，重新起来上茅房。他发现后院门开着，就轻轻地摸到门旁来偷看。



老家伙看到铁梅和春刚深更半夜还在一起，气得嘴上的老鼠须都翘了起来。他返身奔进屋里，叫了几个狗腿子，带着麻绳直往菜园赶来。



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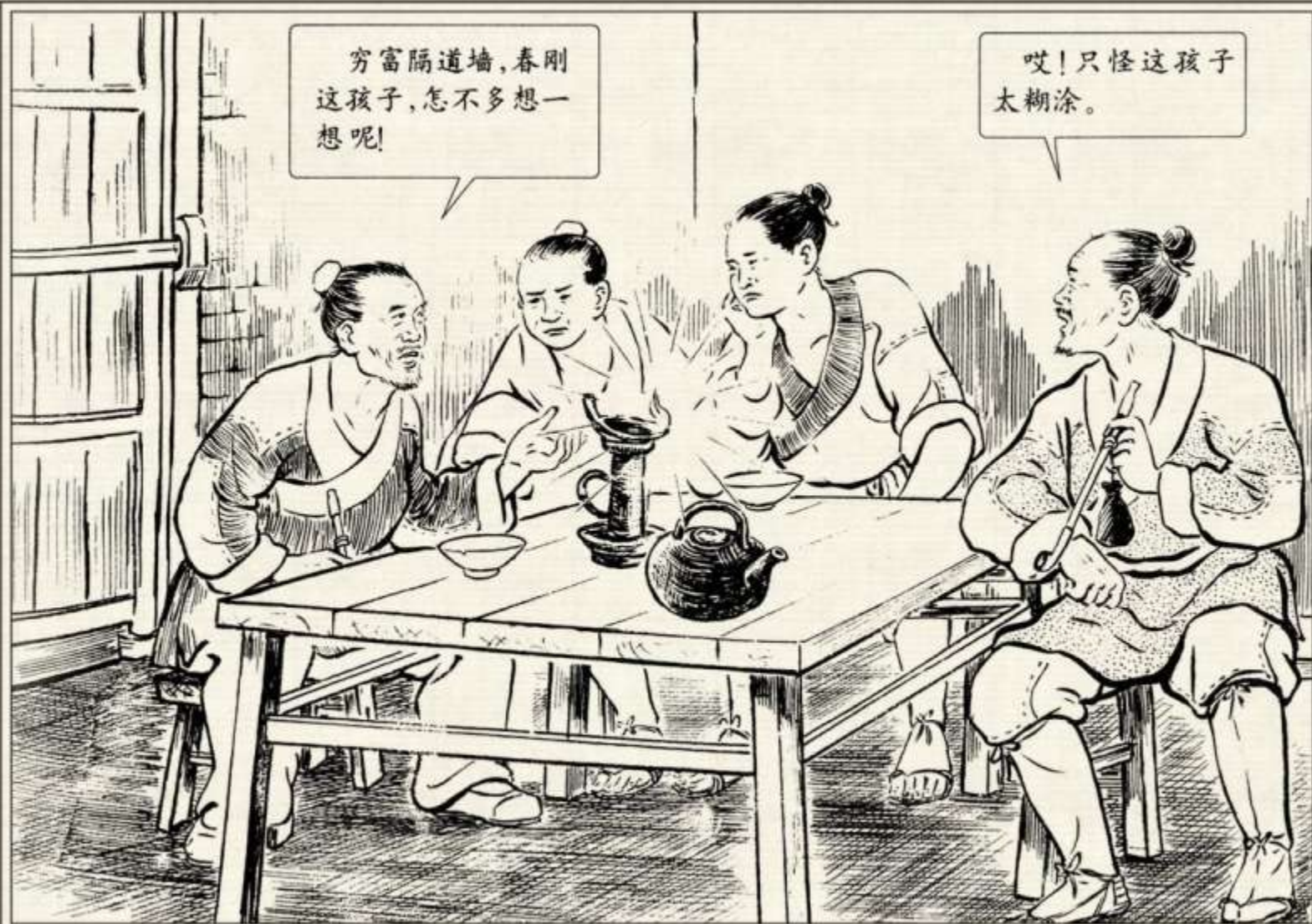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菜园，丁刻薄就喝令狗腿子把田春刚和铁梅用麻绳捆



他把这一对青年男女，绑在后院的庭柱上，打了一顿；然后把他俩锁在柴房里，准备天亮后带到山上去活埋。



长工们回到屋里，都发起了愁。他们埋怨春刚太任性了，偏偏看中了丁家的姑娘，这分明是自讨苦吃。



到了四更时分，天忽然下起大雨来，长工们高兴得了不得，因为这是个好机会：雨下得越大，逃走时越不会被发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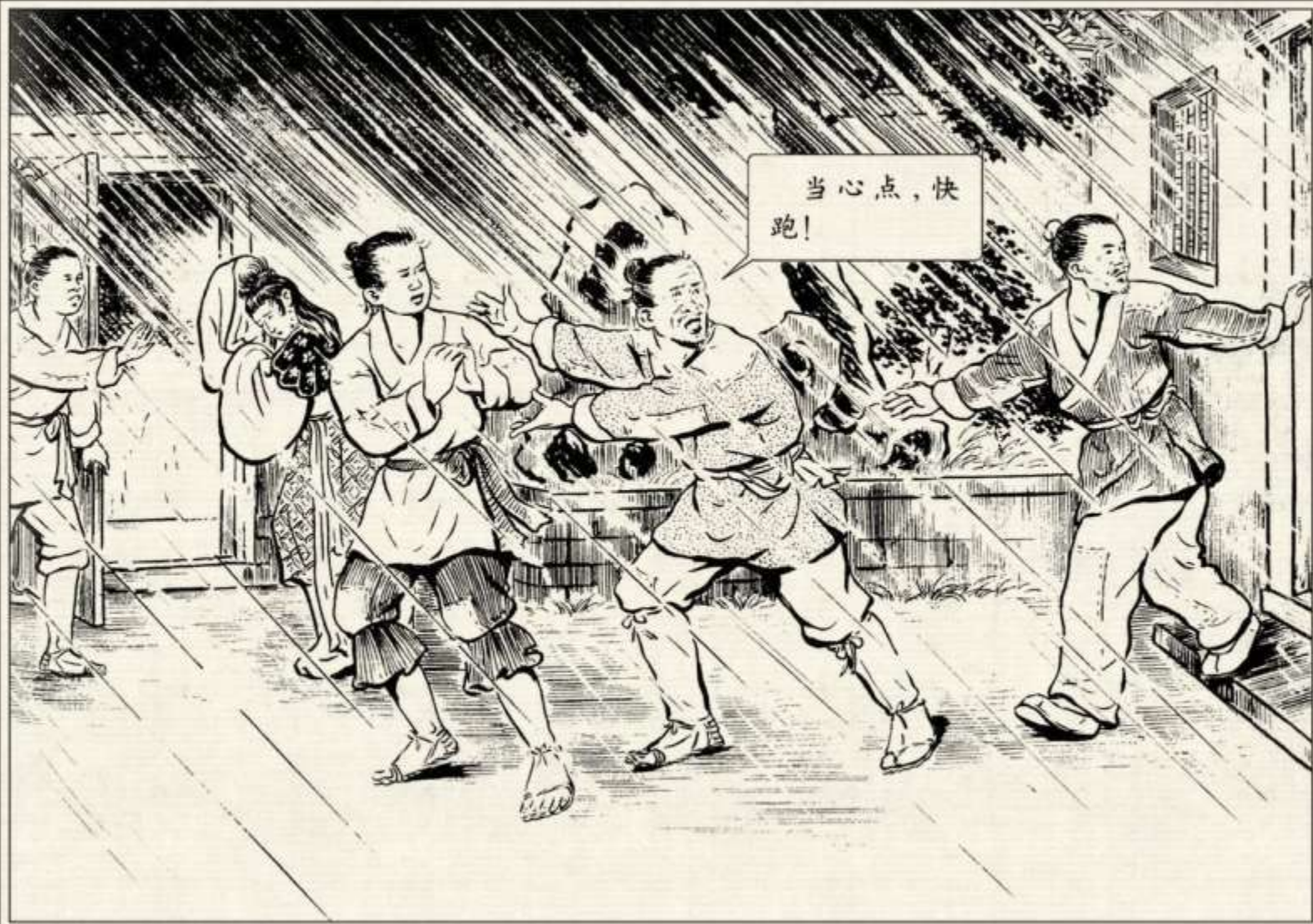
老长工于海拿起榔头，领着大家出屋，奔到柴房，『嘣』的一下，就把门锁打开了。



长工们进去，先给两人解开了捆在身上的绳索。



大家匆匆忙忙地连话也来不及说，开了后院门，只叫春刚和铁梅快逃。



外面天又黑，雨又大，路又滑，铁梅遭了毒打，手脚又被捆得发麻，浑身伤痛，路也走不动。春刚扶着她，一步一跌地往前奔去。



丁刻薄见天下大雨，也想趁这机会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春刚和铁梅带去活埋。不料走到柴房一看，两个人已逃走了。



他料定他们还不会逃远，就喊起所有长工，点起灯笼火把，带着狗腿子，和『母老虎』冒雨追赶。



铁梅和春刚刚跑出村子，就听见后面响起了喊声，知道有人追来了。他们为了永远离开丁家，拼命往前跑。



喊着。

长工们存心要放春刚和铁梅逃走，奔在前头，故意大声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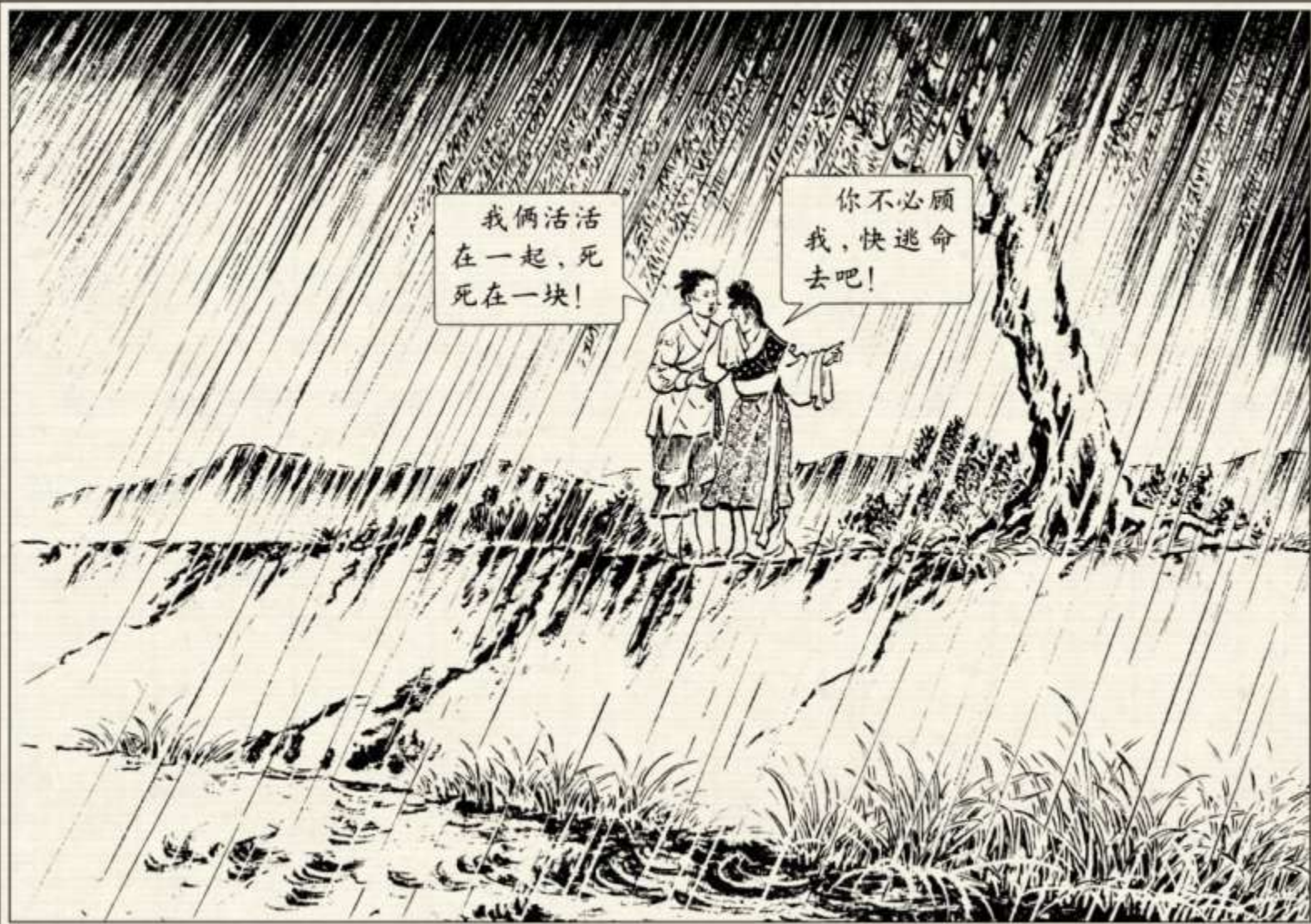
快追呀！抓住就
活埋呀！



铁梅和春刚听见长工们这么喊，心里自然明白。春刚背起铁梅，加紧脚步往前奔去。不料跑出几里路，只见前面横着条大河。



后面的人快要追上了，前面又有大河拦路，这可把两个年轻人难住了。



铁梅和春刚一商量：被抓回去是个死，又不能够做夫妻。
两人把心一横，紧紧地拉着手，往大河里跳！



丁刻薄和长工们追近河旁，只听得前面司『噗通』一声，河里冒起一团水花，两个人都不见了。



『母老虎』赶到河边，累得直喘，气没处出，只好指着河大骂。这时，天忽然晴了，露出月光，长工们对着静静的河水都痛哭起来。



『母老虎』骂得起劲，冷不防脚下一滑，跌了个狗吃屎，
趴在地上就此不再动弹了。



隔了几天，有人在河边干活，看到河里有两条从来没有见过的鱼，浑身长着金色的鳞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它们游来游去，总在一起。



消息传开了，大家都说这是一对神鱼，是铁梅和春刚变的，他们活着不能做夫妻，死后就变成两条鱼，永远在一起。

